

卷八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祭天地桃園結義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八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司徒胡廣六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
誅之。機事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
十五日。帝在梁。群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
龍從梁下來。約二十餘丈。蟠於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急慌救出。
倒於丹。揮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水。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八

諸葛亮舌戰羣儒 第四十三回

孔明
是此
如何

管肅孔明在舟中其議肅猛省孔明是箇舌辯之士去到江東荀彧
 惹起刀兵常勝則可倘敗則歸罪于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
 見吳侯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
 明日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魯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給
 已到岸肅請孔明于驛中安歇已定肅來見孫權德正聚文武于堂
 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入而問日子敬往荆州體辦事情若何肅
 曰未知虛實權臣所幹何事肅曰別有商議權將曹操檄文以示肅
 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發送使回見今會眾商議未定肅看檄文
 曰

操近奉帝命奉詞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

今統大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獵于江夏。其代劉備同分處
上。永結盟好。相見再期。安早回報。

孫權
之謀
士矣

獨
有
此

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虎豹也。今統
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曹
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縱橫。關隘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
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其勢如山嶽。不敢迎之。以愚之計。
不如降之。以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沈
吟不語。張昭等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曹。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
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于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知
何。肅曰。却纔衆人之意。專談將軍。不足以圖大事。衆皆可降曹。如將
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曹。當以肅還鄉黨。如其
名位。猶不失下。爲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爲
州也。將軍降曹。操欲安所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
不過一匹。從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爲己。不可
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諸人議論。甚失孤望。子敬開說大
計。正與吾合。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保全之計。其意須要已定。但操新
得袁紹。近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
聞劉豫州兵敗。次至江夏相見。特問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
到此。主公試問之。權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曰。莫
非臥龍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來日聚
文武于帳下。先教見俺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
早。請孔明來見。肅又囑曰。如見吳侯。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亮
自見機。而變不悞。于公。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
班文武。二十餘人。裝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衆謀士俱在。遂上

顧從頭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于客席。張昭等見孔明有
 飄飄然出世之表。昂昂然有凌雲之志。昭等料孔明來下。詞說東吳
 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久聞先生臥于隆中。躬耕
 隴畝。以樂天真。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
 暗思。這人以言語挑我。遂應答之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
 聞劉豫州三顧先生于草廬之中。而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席
 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公。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
 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
 上之地。易如反掌。吾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
 辭之。劉琮孺子聽信讒佞。暗獻國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豫州
 兵屯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言行相違也。聖
 人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于管仲樂毅。愚自
 幼聞愛春秋深慕二公之為人。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糾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
 二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之豪杰也。今曹操橫行于中國。擅行征
 伐。動無不克。有願其欲者從而慰之。不願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曰
 吾奉天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震動。英雄賓服。先生在草廬之
 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興利除害。此
 所謂達則兼善于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據
 守城池。今見先生。人皆仰面望之。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
 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隱迹之士。皆拭目而待。
 拂高天之雲霧。仰日月之光輝。拯民于水火之中。措之于衽席之上。
 何期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
 割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天語方
登標何

卷之八

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近聞玄德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怪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飛萬里其志。豈羣鳥之識哉。聖人有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夫疾病之極。當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後用肉食以輔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求安者。誠為難矣。以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于汝南。寄跡于劉表。軍不滿千。將惟關張趙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非險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既羸之極也。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如以金玉棄溝壑。耳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龍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

併復生樂毅不死安可。及我哉。劉琦投降豫州。不知亮嘗數言。豫

州不忍乘亂奪人之基業。此大義也。故不為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赴義之民。扶老携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敵眾。勝負乃常事耳。苟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得信之良謀。且信又事高皇。未嘗累勝。國家之大計。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妄人耳。坐議立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取笑。耶。子布莫怪口直。只這一篇詞。誠得張昭前無一人。忽于坐聽。又一人高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孔明視之。乃是從事。會稽徐統人。真仲舉之孔明。應聲答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眾。軍無紀律。將無謀略。雖數百萬。不足懼也。真翻大笑曰。軍敗于當陽。計窮于夏口。臣區求

此平

極論

救于人猶言不懼此真持耳徐鈴也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實
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
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
賊何其大儒也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賊耳虞翻不能對坐上
又一人應聲問曰孔明汝蘇秦張儀得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也
孔明視之乃臨淮淮陰人步子山也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乃舌辯
之士不知蘇秦張儀乃豪杰之輩也蘇秦佩六國之璽綬張儀二大
相秦昔有臣扶禮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畏刀避劍
之人也君等豈曹操虛發詐偽之詞猶豫不決取望于蘇秦張儀乎
步騰不能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
沛郡竹邑人薛徽文孔明應聲曰曹操乃漢賊也綜曰公言差矣子
聞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

大題

禪于舜舜以天下禪于禹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
秦業以及于今天數將終于此今曹操遂有三分天下之二人皆歸
心惟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爭之正是以卵擊石而驅羊鬪虎安得
不敗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夫人生于天地之
間者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吾以汝累代食漢氏之水土思報其君聞
有奸賊蠹國害民者誓共殲之臣之道也曹操祖宗叨食漢祿四百
餘年不思報效久有篡逆之心天下其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真無父
無君之人也不足以語再無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
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汝劉
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傭夫何足
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
坐間懷橘之陸郎乎汝安坐聽吾之論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極論

極論

以服事殷。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致伐君也。其後紂王暴虐至甚。武王伐之。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太公稱爲義士。孔子稱爲賢人。爲臣不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漢臣。君又無過。常懷篡弒之心。非逆賊而何。首

漢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四百。年之洪業。至于吳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豈以織席販履爲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論。言之豈不自恥乎。陸續

語塞。坐上一人。昂然而出曰。雖吾江東之英俊。被汝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益城嚴曼才。孔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與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劍滑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

耿弇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心。未審平生治何經典。豈效書生區區筆視之間。論黃髮黑髮。舞文弄筆。而玩唇舌乎。嚴曼才

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故立于四科之首。孔明視之。乃汝南程德樞。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于父母。

尊于君王。上可仰瞻乎天文。下可俯察乎地理。中可流澤于萬民。治天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于青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務吟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爲狀元。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

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足道哉。坐上諸人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江河之水。衆皆失色。又有吳人張溫。會稽烏程人。駱統二

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之奇才。汝等却以唇齒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還敵之策。人以口頭之說。各負己能。政事何哉。吳侯久等。請先生便入。

不

不

不

不

孔明

可勝數孫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

寨。佳備戰船。旌旗蔽空。臨終數百里。不欲圖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

有吞併之意。戰不與。戰是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

曰。願聞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

亦屯江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操欲平四海。略以平矣。遂破荊州。威

震四方。縱有英雄。無所用矣。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承父兄基業。量

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

惟有一計。可以保障。權問曰。何計為保障。孔明曰。何不從眾謀士議

論。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權垂首不語。孔明曰。將軍外托服從之名。

而內懷并吞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孫權默然不答。孔明又

言。古云。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此必然之理也。明公不

早降曹。則江東之地。士民俱受塗炭矣。權曰。誠如君之言。則劉豫州

何不降之乎。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尚且守義不屈。況劉豫州王室

之貴。英雄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服

于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色。即起身入後堂。眾皆哂笑而散。權既怒

入後堂。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也。幸吾主寬洪大度。不面

責而入。先生之言。極甚相貌。多矣。孔明仰面而笑。何如此不能容物

耶。吾自有破曹之計。汝不下問于我。吾何言之。肅曰。果有良策。肅令

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眾。如羣蟻耳。但亮舉手。則皆為

蕪粉矣。肅聽此言。便入後堂見權。權怒氣不息。顧謂肅曰。今汝渡江

只道帶一箇好人來助吾。豈知如是虛謬之人也。肅曰。吾亦以此責

孔明。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擒操之策。孔明不

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

正要教

孫即也

孫權

發冒膏嚴威幸乞恕罪孔明亦謝罪曰適聞亮言語冒犯乞賜寬恕
 邀入後堂對坐置酒相符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
 表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保全其
 地以十萬之眾而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
 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新敗于長坂今戰士
 還者極多矣關羽率精甲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
 之眾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正是強弩
 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賊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
 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因兵勢逼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用
 武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助同力破曹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州可得吳地無患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喜
 曰先生之言頃聞茅塞吾心已決再不復議即日**起兵共滅曹操**

孔明說
 大何事

不終好
 子好

肅傳令徧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于館驛安歇張昭得知孫權與
 兵遂與眾議曰中了孔明之計急入見權昭曰昭等聞主公與兵與
 曹公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權不答昭又曰曹公向日兵微將
 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眾南征足食足兵威名大
 振焉可敵之休聽孔明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負薪救火也顧雍曰
 劉備數敗與曹公有讐故起兵伐之凡東自來無冤安有併吞之意
 乎休聽孔明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察焉孫權亦不答起身入
 後堂肅見張昭一班兒出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纔張子
 布等又諫主公休要動兵是要投降于曹操文官皆欲投降者有嬌
 妻嫩子大嫂高堂戀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為主公死也孫權曰你
 且暫退容吾思之肅曰主公若持疑必被眾人悞矣肅退出外面武
 將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說孫權在後堂震

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夫人見權如此。請人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于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者。或有要戰者。欲待戰來。又恐勢不敵眾。欲待降來。恐操不容。故猶豫不決。吳夫人曰。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夙夜不能忘。仲謀何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此言斷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孔明舌戰。都是題目。正大所以壓倒江東諸英。故知言語如何。服人定須輔理而行也。

諸葛亮智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問之。權大喜。即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回。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到。上星夜歸到柴桑。船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告。詎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胸中自有主張。兄可速引孔明來。相見為幸。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歇息。人報曰。張昭領雍張肱步騭四人來相探。瑜迎入堂。問慰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引百萬之眾。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于吳。雖有相吞之意。尚不會見其形跡。昭等力請主公降之。庶免江東之禍。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為彼事欲救其急。故下說詞。以激吳侯。子敬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厄。乃公之陰德也。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報曰。有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

將軍

自

公道之言

正長

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至坐。各問慰了。當夜。諸將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昔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開基創業。次後與將軍。削平禍亂。大小數百戰。遍體瘡痍。方纔占得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納降曹操。此乃萬代之耻笑也。吾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興兵。吾等願効死戰。周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昂然而起。以手舉其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眾等皆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降也。請諸將暫回。瑜自有定議。諸將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闕澤。呂範。朱治。一班兒文官。相探。瑜各敘禮畢。諸葛瑾曰。聞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其結好破曹。公文武商議不定。是舍弟爲使。雖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吾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公議。諸葛瑾等辭退。又報呂蒙。甘寧等。一

班見相見。瑜請入。所說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子門首。瑜出中門相等。肅與孔明入見。至客位。敘禮已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操驅眾南侵。吳王不能決。一聽于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今曹公興兵。以天子爲名。師不可拒。勢不可遏。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便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辦。到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棄世以來。外事付託將軍。欲保全國家。乃爲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大禍。必主怨于吾。故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以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勾侵江東也。二人爭辯。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也。孔明徐徐答曰。亮不笑。別笑子敬不識時務也。肅亦愕然曰。孔明如

應二鐵
破是談
笑是是
鳥言

奸計

孔明妙
處在
下

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降曹，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下莫敢當之者，真英雄也。昔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亦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至降者，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于國賊乎？孔明曰：吾有一計，並不勞費半價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一得之百萬之眾，皆卸甲捲旗望北而去矣。周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木飄二葉，似千倉減二粟耳。雖云如此之輕，足稱曹操之願。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隆中時，有北鄰人言操去漳河邊新造一臺，名曰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

日工畢。曹操生平酒色之輩，酷愛婦人，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言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為帝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喬，置于銅雀臺，以為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眾，虎視江南，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得稱心滿意，必是夜回鄴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周瑜曰：有何證據？孔明曰：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誓娶二喬。瑜曰：公能記否？孔明曰：吾愛文章之華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一遍。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

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國果之滋榮。列雙臺于左右兮。有三龍與金鳳。披二喬于東南兮。若長空之蟠螭。俯皇都之弘麗兮。雲霞之浮動。欣羣材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謐兮。羣百鳥之悲鳴。雲天垣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清。揚仁化于宇宙兮。盡肅恭于上京。惟恒文之為盛兮。豈是方乎聖明。休矣美兮。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于東皇。御龍旗以遊遊兮。邁鸞駕而周彰。恩化及乎海宇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惡起而止之曰。昔何奴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雖民間之女。大喬是討虜將軍孫伯符之婦。

更加一
看全馬

小喬乃吾之妻也。孔明曰。惶恐惶恐。亮寔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要三思。免致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寄託。安有辱身屈已降曹之理也。適來所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共聽驅策。後史官單道說孫權。激周瑜詩曰。

口若懸河水。逆流風雷舌。上用機籌。高談善動。周公瑾。雄辯能驚。孫仲謀。立志便分三國定。塵兵應為二喬羞。孔明當日心無異。願

屬東吳一旦休。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來日到府下。便議興兵。望公助之。孔明與魯肅同出。相別而去。來日見吳侯議興兵。破曹操。還是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看人助
看反助
看齊助

周瑜定計破曹操

却說次日清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騭。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侍立兩邊。孫權教請周公瑾議事。少時魯肅入報。周瑜都督到了。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治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已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檄文與周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之相侮耶。權曰。若何。瑜曰。主公會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吾要降者。亦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一語決之。瑜曰。誰請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事。瑜問曰。先生主降者。願聞其意。昭答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得荊州。威勢甚大。吾以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據險。戰艦何止數千。水陸並進。豈可當之。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答曰。操雖托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使父兄餘業。據江東之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暴。況曹操自送死而可降之乎。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曹操之後患。一也。操合鞍馬仗舟船。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馬無草料。三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也。此數者皆用兵之忌。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欺廢漢而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孫尚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君言營營。正合孤意。此天以君授孤也。瑜曰。

孫權
即自
會

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被氣死欲
面奏案一角曰如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
授付周瑜就封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不聽
令者以劍誅之瑜授了劍對眾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今率眾破曹侯
來日皆于江畔行營聽調如遲違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
亂了孫權便起眾文武官各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
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操良策孔明曰討
虜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不穩怯曹
兵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討虜了然無疑大事
可成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又來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焉
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公兵多寡不能敵
眾餘有何疑瑜笑曰瑜特為此運來請主公耳主公因見曹音言
水陸八十餘萬而懷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問此義其無畏也今以

寔較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久疲所得袁眾亦止七
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狐疑之眾數雖多甚不足畏也瑜
得五萬兵自足制之願主公勿慮焉權撫扇瑜背曰公瑾之言至此
正合孤意也子布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于所望獨卿與子
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隻戰具俱辦卿與
子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前軍稍
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曹賊共決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
狐疑耳周瑜謝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吾一
頭也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速令人請魯肅連夜入帳言欲殺
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誠乃萬人之恥笑非大
丈夫之所為也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左之患也肅曰請為運乃

高
孔明
不是

是他親兒。可令招本人同事孫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甚善。請寄詩曰。

諸葛神機天下少。周瑜忽起如賢心。三分天下安排定。空使牢籠巧計深。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各手。聚集文武諸將。聽令。程普年長舊為兄。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推病。令長子程咨代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于董卓。囚天子在許昌。屯暴兵于境上。吾奉命弔民伐罪。但以大軍到處。不得一槩動擾。賞勞罰罪。並無親疎。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兼管本部大小戰船五百隻。日下便行。前到三江口。下定水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大史慈呂蒙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周浚為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

進而行。尅期取齊。號令已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日論大事如此。真將材也。吾如何不服。遂親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孔明有主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江左。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兄弟朝暮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吾待回報于瑜先生。不可棄卻也。瑾曰。瑾自到江左。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聽命。即時離營上馬。徑投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驛。合哭拜。各訴疎遠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來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伯時一處。死時亦處。我思與汝同胞共乳。各事其

亂人
若反
其說

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為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也。義與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為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謂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能棄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墳塋皆在北方。兄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為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為重。徒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到被他說了我。因此不能回答。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耶。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吾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未知何如。

總評

江東二喬正仲謀公瑾痛處孔明指住痛處下針不出。妙手酸髮豎的是針針見血妙手。

周瑜三江戰曹操 第四十五回

周瑜思村。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往解州。曰。公瑾先行。孤當繼後。便起兵也。瑜共程普魯肅。遂孔明同行。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上水。至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擺布已定。周瑜在于中央下寨。岸山依西山結營。周圍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于中軍帳議事。時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昔嘗兵少。紹兵衆。兩邊相拒于白馬官渡之時。操以何計破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知其詳。願賜教之。孔明暗思此事。見說我不動。必用計害我。吾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用計依之謀。先斷鳥巢之糧。因此一

此計害孔明不

發步

孔明不如此

戰以成功。瑜大喜曰：先生之言極是。今撫兵八十二萬，子兵三萬，交能拒之，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令人探知操軍糧草，皆屯在蘄山。素知先生久居漢上，地理熟知，彼此各為主人之事，有勞先生。幸領關張子龍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是夜往取蘄山，斷操糧道。此行勿誤。孔明欣然領命，便辭周瑜而去。眾官皆散。魯肅獨問瑜曰：公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惹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後患。肅乃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船要行。肅不忍以言挑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君與周郎，盡一能也。肅曰：吾與周郎何謂一能？孔明笑曰：吾聞江南小兒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平陸，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只能水戰，不堪陸戰。耳肅以言回報周瑜，瑜大怒，何敢我，只能水戰，也不用他去。吾自引一萬馬步

軍直往聚鐵山，斷操糧道。何如？肅以言回報孔明，孔明笑曰：公瑾與吾斷糧者，實欲令曹公殺吾耳。吾故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君同心，則大事可成矣。如各相害則事休矣。操多謀者也，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提防？公曰：若去則必就擒，可先決水戰，挫動此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魯肅以言回報周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果勝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後必為吳國之患。肅曰：目今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為重。瑜然之，却說劉玄德分付公子劉琦守把江夏，遂引兵往夏口，登程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玄德盡把江夏之兵屯于樊口，住扎。令人登高望之，使人回報曰：南岸盡是東吳家戰船，北岸隱隱煙火不絕，乃徐州青州之兵。玄德嘆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裡何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

德嘆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裡何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

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糜竺曰：當應幾日。糜竺駕小舟，順流而下。迨至周瑜寨，軍士報瑜曰：劉玄德使糜竺二日，送羊酒。瑜召入，坐。再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之，就待糜竺。竺告瑜曰：孔明來結好東吳，共破曹操。竺欲見孔明一面。瑜曰：今軍已臨敵，吾欲親往見玄德面會，事奈任重，不可片時離也。若豫州肯往，駕來臨，深慰所望。別有他事，自當面告。且孔明與我定計破曹，豈可便去也。竺應諾，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之大患。吾非為己之私，實為國家也。魯肅勸之不從，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吾擲盃為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到樊口寨中，來見玄德。將周瑜欲面會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吾知周瑜多謀之士，又兼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玄德曰：我今結托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或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飛奔掉舟而來。至寨口，玄德觀緣，驍鬪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喜。軍飛報周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二十人。瑜笑曰：此人命休矣。囑付埋伏刀斧手，遠遠相接。玄德引雲長二十人，直入步行到中軍帳。周瑜出轅門，相接而入帳中，叙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後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而坐。周瑜取酒相待，却說孔明偶來江邊，見說玄德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正遇魯肅，肅與孔明乃携手而入。偷目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密排壁衣，孔明思之，吾主休矣。回視玄德，談笑

談笑

非東南風雖掌天手亦展也

自若看玄德背後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料周
瑜懼怕雲長必不敢下手孔明不入復回船上江邊伺候周瑜起身
把盞猛見雲長立在背後忙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乃吾弟關雲長
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淋滿背就
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得戰卒幾何瑜曰三萬
耳玄德曰安敢敵八十三萬大軍也瑜笑曰兵多將廣何足懼哉瑜
三萬人足可以用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而謝之忽
見魯肅入玄德曰子敬可請孔明說話瑜曰只待破了曹操此時與
孔明相見也玄德惶惑而謝雲長目之玄德會其意乃辭瑜曰備暫
告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拜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備至船邊忽見
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無雲長已遭
瑜之難矣玄德方省悟問孔明曰若何孔明曰若某難居虎口安然
如大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車馬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期可殺子

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
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德開船行不數里上流
處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慌問看時船上有一人乃張飛也恐怕
哥哥有失特來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周瑜曰公瑾今日何不
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也
肅愕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時封皮云漢大
丞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擲地喝斬使者肅曰兩
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也將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
賊必與兵矣當日發放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瑜
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完備却
說曹操聽得周瑜斬了他來使毀了他書心中大怒便喚蔡瑁張允

承相付周都督開拆

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

處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慌問看時船上有一人乃張飛也恐怕
哥哥有失特來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周瑜曰公瑾今日何不
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也
肅愕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時封皮云漢大
丞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擲地喝斬使者肅曰兩
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也將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
賊必與兵矣當日發放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瑜
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完備却
說曹操聽得周瑜斬了他來使毀了他書心中大怒便喚蔡瑁張允

一班兒荊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軍。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時是冬
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浪。正使船已到三江口。南船已盡開。
旗幡中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決戰者。
卽上船來。蔡瑁大怒。卽喚弟蔡璉前進。鼓噪吶喊。嚙大呼曰。吾乃大
將蔡璉也。甘寧執箭扣滿弓。望蔡璉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
弩齊發。北軍不能抵當。船左蔣幹。右邊韓當。直衝入北軍隊中。來擒
曹操。未知性命如何。

羣英會周瑜智將幹

却說甘寧一箭射死蔡璉。三路戰船。縱橫于三江水面。掩殺北軍。龍
似飛蝗。砲石如雨。韓蔣二將。見後船盡。是青徐之兵。素不曾習水戰。
大江水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安能奮武揚威。于是甘寧催兩
路船。殺透後軍。周瑜又催船助戰。從巳時至未時。北軍者退。中箭者
砲者。不計其數。周瑜雖精于水戰。便利。惟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
收住船隻。北軍盡回。青徐兵不諳水戰者。溺死極多。操登岸。蔡瑁整
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你緣何反敗。是汝不細心耳。且
免汝一番。後再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奈何多
半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便慌。如今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水
軍在外。每日教習水軍。精熟。方可用之。操曰。你既是水軍都督。取便
區處而行。何必稟我。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
座水門。以大船居于外。以為城郭。小船居于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
燈。照得天心水面上。通紅。早寨三百餘里。烟火不絕。搬運糧草。直於
相接。曉夜而行。却說周瑜得勝回寨。一面差人報吳侯。以甘寧為第
一功。韓當蔣欽次之。餘皆賞賜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邊通紅。
火光接連天地。瑜問之。左右答曰。此是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

此是此
天
下
三

當夜收拾一隻樓子。船中親自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有營。營中
等八員將。皆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為幔。排列二十餘人。
上帶鼓樂。迤邐而進。至操寨邊。日當早午。命下了。可石樓船上鼓
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
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曰。原久居江東。諳習水利。將士。吾何計先除
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瑜在船上飲酒看玩水寨時。曹軍看見。忽報
曹操教縱船擒捉周瑜。瑜見旗號水寨中。急急教收進。可石兩邊
四下都一齊輪轉檣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軍水寨中。船出
南。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急回報曹操。操言昨日輸了一陣。
挫動銳氣。今被他深窺吾寨。柵吾用何計破之。言未畢。忽見帳下
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如親昆仲。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
江左說此人來降。共擒劉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蔣
名幹。字子翼。見為曹操帳下幕賓。操曰。先生果與周公瑾交厚。與
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妥成功。操問要用何物將去。幹曰。只消一
軍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遣酒與蔣幹送行。幹綸巾布袍。
駕一隻小舟。逕到瑜寨中。命報覆云。故人蔣幹。特來相訪。周瑜正在
中軍帳上議事。忽報蔣幹至。瑜笑謂諸將曰。說客。某與衆將附耳
低言。如此如此。衆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
前後簇擁。瑜步行遠迎接。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教從者
擺列于兩下。瑜慌忙拜而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恙。瑜應聲答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生受。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
間別久矣。近知威振東吳。名揚華夏。故來敘舊。以觀其志。何疑吾作
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也。幹曰。足下觀
人如此。吾告退。瑜笑而撫其臂曰。吾但恐兄與曹氏作說客。既知此

心何去速也。遂入帳上，敘禮畢，坐定。令左右取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少時，兩帳設金銀器皿，光射眼目。文官武將各穿錦繡之衣，帳下小將盡披銀鍔，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已畢，就教列于兩傍而坐。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諸將曰：「此是吾同窗友兄也。」雖從江北到此，却非是曹操家說客。衆等勿疑，遂嘆子義曰：「可佩吾劍，可明前今日酒，但敘舊日交情耳。如有但提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可立斬之。」太史慈軒昂應諾，按劍坐于席上。蔣幹聞之，如坐針氈。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點酒不飲。今日見了腹心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吾兄開懷，座上觥籌交錯，但是一箇起來把盞，必須誇其才能。周瑜大笑而暢飲，酒至半酣，瑜携幹手，同步出帳外。瑜左右軍士皆全裝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卒，果雄壯否？」幹曰：「虎狼之兵也。」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草，果足備否？」幹曰：「其精糧足，名不虛傳。」瑜又大笑，引幹看管中軍器鞍馬。瑜伴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矣。」幹曰：「以賢弟高才，實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如懸河，舌似利刃，安能動吾心哉！況今時章句腐儒，欲以一面之詞，等閑來說我乎？」言罷大笑。此時蔣幹面如土色，心似刀鏹。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指諸將曰：「此皆江左之豪傑，今日此會羣英會耳。」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衆皆拍手而和歌曰：「大丈夫處世，今立功名，功名既立，今王業成。王業成，今四海清，四海清，今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今吾將醉舞，玉京。」

蔣幹之談

歌罷慷慨，滿桌盡歡。獨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不勝酒力矣。瑜挾幹臂曰：「日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瑜本不醉，佯推

大醉同幹入帳共寢。瑜衣不能解帶。嘔吐狼藉於床上。是夜將幹如何睡得着。竊聽之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觀帳內卓上一堆文書。幹偷視之。皆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允蔡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云。

某等降曹。非為仕祿。皆勢迫耳。今已賺北軍。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卽將操賊之首獻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於報。謹此敬覆。希冀照察。

言與
善
用
開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將書暗藏于衣內。忽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公。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操賊之首。幹勉強應之。瑜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推睡。着幹伏在床上。看看四更。只聽得有一人在帳外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意。故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

寢。何謂不知。瑜懊悔曰。吾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至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將幹只粧睡着。也推不覺。瑜潛出帳。幹竊聽之。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刻瑜入帳。又喚子翼。將幹只推睡着。瑜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箇有精神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漏泄。睡到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却推睡着。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去喚了小童。逕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里去。幹曰。吾在此。恐慢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舡。飛奔江北岸。來見曹操。操問先生幹事若何。幹曰。周瑜心如鐵石。不可說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被東吳之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恐走透消息。即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問曰。進兵如何。瑁曰。軍練未純。不敢輕進。操怒曰。軍

此
大
事

若練熟首級獻于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操令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眾皆入問其故，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靜軒有詩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蔡張賣主謀生計，誰料翻為劍下亡。

操雖是中了計，不肯錯認乃與眾將曰：此二人怠慢軍法，遷延日久，吾故斬之。眾皆嗟吁不已。而曹操于眾內選毛玠于禁為水軍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諸將俱不更換。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畧施小計，盡以勦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如此用兵，何愁曹操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勝于吾見，想此謀亦不可瞞也。子敬試以言釣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如何。

總評

人生在世，驚天動地的事，幹得一兩件，便可高枕而臥。如雲長斬得顏良文醜，曹操孫權都不敢正目而視。即周郎有意圖玄德，見雲長在側，膽自碎矣。

諸葛亮計伏周瑜 第四十七回

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船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周公瑾使足下來探亮，知也不知這件事，可賀喜。說得魯肅失色。問孔明曰：先生緣何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瞞過蔣幹，曹操必然後省，只是不肯認錯。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知換了毛玠于禁，則這兩箇手裡好反送了水軍性命。魯肅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賠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萬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

此事公瑾若知必然尋事害亮也魯肅駕舟而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聽知大怒若爾此人那裡顯我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何以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聚眾將于帳下教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交兵不遠水路之中用何計以勝曹操請先生見教孔明曰大江之上除非弓弩為先瑜大喜先生之言正合吾意昔妻子牙自製許多軍器吾軍中缺箭使欲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備用之兩家之事請先生切勿推却孔明曰亮最閑于此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亦可辦完否孔明曰即日兩軍相當之際早晚操軍必到若候十日必誤了大事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侮弄都督便要文書三日不辦甘當軍令周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待軍事了

日後有耐勞孔明曰今日不及來日分何便造箭也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孔明飲了數盃就辭瑜而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之明白對眾要了文書你便兩肋生翅也飛不去吾已分付軍匠人入去教他諸般不便必然快了此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探虛實便來回報肅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今日果然為之三日之內要造十萬枝箭如無箭數按軍法施行子敬只得救我肅曰你自取其禍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暫借二十隻舡每舡要軍三十各舡皆用青布為幔每舡上要束草千餘箇密布兩邊皆在江岸伺候別有妙用第三日請子敬至此看箭切不可教公瑾知會如知吾計敗矣肅不知其意回報周瑜言道他也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件自有道理瑜大疑吾不省得其意肅自撥輕快舡二十隻各舡三十餘人并用青

不可
評如
妙何
人等
自第

布為帳。上插旌旗。內將數草縛在兩邊。皆屯于孔明船邊。一日無動。二日亦不行。到第三日四更。魯肅來船邊。孔明亦教請上船。肅問曰。何意。孔明曰。子請于教。往北取箭。肅曰。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教休問。前方便見。把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只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垂于江面。對不相見。孔明共魯肅坐在船中。後傳令教快行。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滙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鯢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依憑。英雄之所戰守。時也。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與新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浪濤。驟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鯢。然後上極高天。下壘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揚波。蛟龍噴

上接高天
下垂厚地



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瘴。春陰釀寒。冥漠漠。浩浩漫漫。生於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沈淪于岩壑。漁舟一葉。驚沒于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為昏黃。變丹青于水。黑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離婁之明。焉能辨其咫尺。於是萬。萬息浪屏。霧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暗圍閭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紛雜遝。若寒雨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為瘴。厲內藏妖魅。憑之而為禍。殃降疾厄於人間。起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天傷大人。觀之。感慨益將。返元氣于洪荒。混天地為大塊。

靜軒先生有詩一律。單道霧云。

夔夔風光盛濛濛。細雨濃雖聞雲外。鴈不見。嶺頭松。一水忘新浪。于山失舊踪。禪關昏曉裏。風送數聲鐘。

魯肅曰
曹操水寨

孔明曰
魯肅曰

當日五更。舡已到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舡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
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
操雖奸雄。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身在
此。子敬勿憂。却說水寨中毛玠于禁二人。慌忙使人報知曹操。操此
時因見水軍未整。自到江邊提撥調用。俱各停當了。操傳令曰。重霧
迷江。他必有埋伏。更兼他軍士來得整齊。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
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
速到舡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則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
弓弩手亂箭射之。後號令到撥弓弩手約一萬餘人。盡皆放箭。平明
時分。孔明教把舡吊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只聽得霧中徐晃
又引能射者盡皆赴水。寨口大舡放箭。只聽得霧中擂鼓吶喊。箭如
雨發。漸漸日高。收起霧露。孔明急收舡回。二十隻舡兩邊束草上排

箭。孔明令人叫曰。謝丞相箭。比及報知曹操。舡輕水急。已放回

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操懊悔自責。北將皆咨嗟不已。却說孔明與魯

肅曰。每舡上箭可勾四五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數萬箭。

明日却將來射北軍。強如自己用工造作。肅曰。先生神人也。何以知

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凡為將者。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

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乃庸才也。亮三日前。算定今日大霧。因

此敢取限而辦。公瑾教我十日辦完。人匠料物皆不應手。便行官府。

亦悞了事。將這一件風流過犯。明白要斬我。我命繫于天。周公瑾安

能害我哉。魯肅拜服。舡已到岸。五百搬箭軍已在江邊等候搬箭。孔

明教舡上取之。可得九萬餘箭。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以孔明言

就與周瑜瑜大驚慨然而嘆曰。諸葛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來史

孔明曰
魯肅曰

詩曰

孔明神機妙算
魯肅不如也

濃霧露滿長江。天地難分水渺茫。二十舟船能擺列。萬餘弓弩盡施張。飛蝗透草搖天影。驟雨催花射日光。沙塞昔年迷李廣。孔明今日伏周郎。

左得箭九萬餘根。曹操折箭十五六萬。周瑜出寨迎接。以師禮敬之。孔明曰。詭計小術。何足為奇。瑜曰。雖古之孫吳。莫能及也。遂入帳。吳飲酒。瑜曰。昨日吳侯遣使至。催督破曹。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教之。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公是江東豪傑。何故問計于亮也。瑜曰。某昨夜仰觀水寨。極有法度。非等閑可攻之。今先生亦觀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否。請先生論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寫于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研來。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寫了。兩筒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喜。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黃蓋獻計破曹操

當日席上。周瑜先出掌中字。孔明視之。乃一火字也。孔明亦出手中。與周瑜視之。亦是一火字。因此皆大笑而指之。瑜曰。既兩計相同。再無疑矣。幸勿泄漏。孔明曰。兩家之事。豈有泄漏之理乎。予料曹操雖經兩番。必不信。又再如此。都督儘行之。飲罷分散。餘皆不知。却說曹操折了許多箭。心中氣悶。荀攸進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大江之阻。切極難知。於軍中可選二人去詐降。內為國賊。以通消息。方可圖謀矣。操曰。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有二人乃瑁之房族。蔡和蔡中。見為副將軍。丞相可以恩結之。東吳必不疑矣。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昆仲可引小軍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加汝為列侯。重賜食邑。休生變心。二人曰。吾等妻子皆在荊州。安有變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級。操重賞。次日帶五百軍士。船

詐計就

詐法

破周

蓋可

數隻順風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曉夜不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北有數十隻船。來到江口。稱蔡瑁之弟。蔡和等特來投降。周瑜大喜。二人哭拜于地。吾兄無罪。操賊誅之。今欲報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全部。瑜取金帛賞勞了。加為上將。喚甘寧引一枝軍馬。以為全部。和中二人拜謝。以為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此二人。非投降者。操使過江。透漏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寧曰。此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家小。必是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而行。特要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慇懃相待。就裡提防。每日書畫卯酉。約會同來。至期破敵。先要殺他二人。祭旗。汝勿有悞。甘寧領命了。有魯肅來見周瑜。曰。這兩箇多是詐降。瑜叱曰。曹操殺他人之兄。正欲報仇。何詐之有。你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可答。遂去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之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使不疑忌也。公瑾計上用計。正要使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却說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曰。公瑾夜至。必有良謀。蓋曰。他衆我寡。難以久持。何不用火以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已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獻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苦楚。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用到今。雖肝腦塗地。心亦無怨。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鳴鼓大會諸將。咸集列于帳下。孔明亦在坐次。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吾糧草蓄積累年。積月。諸將船上止許關三箇月糧草。諸將准備禦敵。言未畢。黃蓋進曰。都督教關多少糧草。瑜曰。只支三箇月。蓋曰。便支三十箇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

這箇月破得便破。若是這箇月破不得。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歸
戈。北面而降之。周瑜勃然變色。大怒而言曰。吾奉吳王之命。籌畫已
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之。衆官面面相看。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爲先
鋒。安敢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便斬首來。黃蓋亦怒
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汝來。瑜大怒。喝斬甘
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之舊臣。可以恕之。瑜喝之曰。汝何等之人。
敢多言亂吾法度耶。先喝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下告曰。
蓋罪可誅。但于軍不利。都督寬恕。權且記罪。破曹之後。問亦未遲。瑜
怒未息。衆官苦苦哀告。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斬汝首級。既犯吾
令。且暫免死。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諸官又告。瑜掀翻案
卓。叱退衆官。便教行杖。將黃蓋剝去衣服。拖翻在地。咬牙切齒。喝令
毒打。打五十大杖。衆官又告。望恕黃蓋。瑜躍起身。指着蓋曰。汝敢小
視我耶。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衆
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到帳中。昏絕幾翻。動問之
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到看問了。回到孔明船中。肅曰。今日公瑾責罪
于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勸。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
不發一語也。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某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
事相欺。何出此言也。孔明曰。子敬如何不知兵法。有鬼神不測之機。
今日公瑾欲殺黃蓋。故獨打之。乃其計也。吾何勸之。肅方悟。孔明曰。
不用苦肉計。何以瞞過曹操。今必令黃蓋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其
事矣。如見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只說亮也埋怨。肅回見瑜。邀入帳內。
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蓋也。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
不敢明言也。瑜曰。孔明知否。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
番須瞞過他。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打黃蓋者。乃計也。欲令他詐降。

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決勝也。肅乃暗思。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說黃蓋臥于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不已。小軍忽報。蔡謀特來動問。蓋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叱退左右。闕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某徧觀軍中。絕無一人可爲心腹者。惟先生素有忠義之心。故敢以心腹告之。闕澤曰。公之受辱。莫非苦肉計也。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公瑾一動一靜。某已料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之恩。無以報之。故獻此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恨矣。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澤獻詐降書否。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闕澤言無數句。惹起赤壁塵兵。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孔明借箭有鬼神不測之妙。周郎忌害之禍。傷本心耳。亦奈之何。

哉

黃蓋苦肉計。忍辱受杖。誓死無怨。真丈夫所爲也。更得闕澤知己。洗盡英雄之血。故令曹操虎視江東。

闕澤獻詐降書 第四十七回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庄農。嗜嗜儒業。但家甚貧。與人傭工。借書誦。但寫一篇。並無遺忘。少有膽氣。對答如流。舉孝廉。除錢塘長。孫權慕其名。召爲參謀。因此黃蓋知其能言有膽。故遣往之。澤欣然。而應諾曰。大丈夫處世。從事于人。不能立功。建業甘與腐物同盡。真可羞也。既公覆捨命。而報東吳。闕澤何惜。螻蟻之微生哉。黃蓋遂下床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卽當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一人。駕小舟。望北岸。循水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水寨。巡江軍士拿住。澤曰。便報丞相去。東吳

德潤亦

澤有機密大事。特來拜見。是夜曹操在旱寨內。軍士報入來。操曰。莫非奸細麼。軍士曰。只是一漁翁。別無夾帶。操便教引將入來。天色未明。帳上秉燭而坐。軍士引闕澤至。禮畢。操曰。吾聞汝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之求士如大旱之望雲霓。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重言一遍。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也。澤曰。黃公覆在于東吳。已歷三世。乃舊功臣。今被周瑜于眾軍之前。痛打一頓。氣無所出。特告于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思無報仇之路。遂獻密書。歸投丞相。擬將糧食軍器。以為托獻。未知丞相官容納否。操曰。黃公覆特使先生來降。投降書在何處。闕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兒上觀看。書曰。

東吳糧草官水軍先鋒使黃蓋泣血百拜謹獻書于大丞相。蓋受孫氏厚恩。曾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今江東

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吳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意。未解耳。加之行軍無次。自負其能。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今應天順命。率眾歸降。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際。必為前部。糧草軍儲隨舡。獻納。因是投書。效命在近。乞無疑心。伏希聽納。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日。黃蓋泣血百拜奉書。

曹操卜几案上。翻覆將書看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書。就中取事。敢來戲侮于吾耶。便教左右推出斬。訖報來。左右將闕澤簇下。推出待斬。闕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牽回。某已識破奸計。斬汝首級。何故晒之。闕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問也。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足知奸詐之道。汝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且說書

通。爾君大。曹。膽。墨。

是能有言

極有

君大

是假
來却

批評三國志

卷之六

中那一件是好處。操曰：我說破你那空處。等你死亦瞑目。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今你有什么理說。關澤聽罷曰：汝不惶，恐敢誇年幼熟讀兵書，若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既通書，不識機謀，不明道理，故知必敗耳。操曰：且放他看說，我幾般不是處。若果理直氣壯，必有議論。澤曰：某見汝無有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願聞高論。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安可期乎。這話言那背主謀反如何約日期。倘有了日期，急下不得手，這裡接應必然。泄漏只是但得便就行矣。曹操是箇聰明人，一點便悟。下席復禮，適來曹操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意。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望于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建忠義之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為爵祿耳，但應天順人也。操取酒以待之。少刻有人于操耳

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笑，容頗喜。關澤暗思：必是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其事，真實也。操良久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公覆約的當日期。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矣。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必泄漏。澤再三推辭，只恐曹操心疑。良久曰：若去則不敢久留，便當行矣。操賜金珠，關澤皆不受。別操再駕扁舟，飛奔江東而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和蔡中去也。蓋曰：取便而行。澤至寨，寧問先生何來。澤曰：帳上見將軍被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忽然中蔡和至，澤以目送甘寧。寧已會澤之意。寧曰：只顯他能全，不以我等為念。吾今無意相持，羞見江左人物也。四人坐定，甘寧但咬牙恨齒，怒髮衝冠，而不言。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首不語。長嘆數聲。蔡和蔡中見寧，澤皆有反

此評三國志

卷之六

三

得像
甘寧
一
二

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
爾豈知也蔡和曰莫非背吳投曹耶闕澤失色甘寧起投劍而言曰
事已敗露不可留友人在寨倘若傳說人知吾事敗矣蔡和蔡中慌
日二公勿憂乞退左右吾有心腹之論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乃
曹公所使來詐降也二公若有順心吾當引進寧曰若如此天賜
也澤將黃蓋事說知二蔡曰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于丞相處
書特來見與霸也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當竭力助之四人共會同
論心事蔡和即時寫書與曹無鬪澤之計合為慶兵第一功也後人
有詩曰

黃蓋深知闕澤志故煩托獻離吳東
數行降款過江去百萬雄兵
掃地空能使周郎成大事不教曹操逞奸雄
慶兵未壁馳謀畧洽讓先生第一功

蔡和自發書報曹操說甘寧反吳與某同為內應闕澤另馳書遣人
殺過江東黃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舡頭插青牙旗即糧舡也却說
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未信聚眾謀士商議操曰誰敢往江東打
聽操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口某願往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龐統詐獻連環計

曹操言江左甘寧被周瑜恥辱亦願內應黃蓋受責五十却令闕澤
納降又有書到此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走一遭蔣幹日前
者不成功而心中自羞今捨一命再往如不成事敢當軍令操大喜
即時令蔣幹上舡幹駕小舟徑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轉報周瑜聽
得幹又到頂祝天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令人分付如此如
此原來龐統亦曾對周瑜說欲破曹公必用火攻瑜曰吾已定計了
統曰大江面上一舡着火餘舡四散如何燒得除非獻連環計教他

又添
善佑
他

平三萬
張軍在
此
行

不

馬即在
此詩

引
久市

釘作一處。然後可用火攻。瑜曰：只是操奸滑，如何去得？正無理會，却纔聽得蔣幹又來。瑜因此大喜，乃坐于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舡于僻靜岸口纜繫，乃隨人入寨中來。見周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佯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故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想舊交朋友，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其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乃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大事不成，皆是汝也。蔡中、蔡和、新近降吾，汝又來動說詞也。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我一二日之間，便要破曹賊也。待留你在寨中，必然漏泄。左右那里可送子翼往西山菴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左右取馬與蔣幹乘之，送到西山背後，于小菴歇息。撥兩箇軍人伏待幹在菴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帳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聽之于山岩畔，見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窺之，見一人掛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迎之，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何居僻靜，獨守？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納忠諫，滅賢損德，故獨守于此。公乃何人也？幹曰：吾乃蔣幹，羣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了？統曰：一時失忘，相請邀入草菴，共訴心腹之事。幹曰：據公之才，何所不宐，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但恐不用吾耳。幹曰：吾願以性命保之。統曰：既有引見之心，便當一行。如遲事必泄矣。幹與統便尋路到江邊，却好尋見舡，連夜投江北去。到操寨中，幹先與曹操備言前事。操請入見，出帳而接。分賓主坐定，問統曰：今周瑜年幼，恃才罔眾，不用良謀，欺陵舊賓，皆有退意。操心無疑，誠心相待，飲膳罷，操教備下馬，邀統同觀旱寨。二人

元是

元是

上馬凭高望之。統曰：真將材也。操曰：先生勿得隱諱。願教之。統曰：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古之孫吳再生，攘直復出，亦不過於此矣。非統曲為褒獎，乃真心也。操大喜。于是又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檣鐘戰艦，列為城郭。中藏小艇，往來有港。起伏有序。統笑曰：某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果實也。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危期必亡。操曰：某知士元望賜教示，勿吝見教。統曰：以此論之，龐統不及。怎敢妄言耶。操大喜，回寨請入寨中，置酒相飲。共談孫吳兵法。諸家陣圖三畧六韜之書，滔滔如流。操慙慙相待。統乃佯醉而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妙手治之。此時操軍不服水土，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操正慮此，忽聞此言，如何不問。統曰：兵法陣法皆是，但可惜不全耳。操再三請問。統曰：統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人皆安穩，而獲全功。又問之。統曰：

元是

蓋因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慣乘舟，致使生患。若以大船小舟，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濶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渡矣。人若乘此，在隨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之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吾之淺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中軍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鐵釘，鎖在船隻諸軍間之，俱各喜悅。古詩云：赤壁鏖兵用火攻，運籌決策盡皆同。關生納款欺曹操，黃蓋停舟待祝融。千里舳艫沈水底，一江煙浪起波中。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

元是

龐統又言：某觀江左豪杰，多有怨周瑜者。吾憑三寸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周瑜，則劉備无所用矣。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願請奏封為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也。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

日吾替天行道安敢殺戮人民耶。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族矣。操命寫榜。僉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別訖至江邊。正欲下舡。岸側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說得龐統魂飛魄散。畢竟此人是誰。

總評

妙策必待人成。當時苦肉計行。若無連環繼之。縱用火攻亦未盡絕也。老瞞雖奸。士元弄之掌股。可見黃蓋有硬骨。闕澤有油嘴。龐統更有毒手。

曹孟德橫槊賦詩 四十八回

龐統急問曰汝何人也。答曰吾乃徐庶也。統聞是故人心下稍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汝果如此。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迷了也。庶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吾若懼死不來江北。庶曰吾感劉皇叔之恩。未嘗忘報。曹操送了吾老母。吾已言終身不設一謀。今為此事。吾安肯破你良策。只是吾亦隨軍在此。南軍一到。玉石不分。豈能免難乎。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龐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眼底纖粟之計。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教之。統去徐庶耳邊畧說數句。庶拜曰吾平生所許劉玄德。有伏龍鳳雛才高天下。以此論之。不虛言也。重承活命之賜。龐統別却徐庶。下船回寨。周瑜却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少壯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州韓遂馬超作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眾謀士商議。操曰吾自引兵南征。心

死而脫
身去相
也亦
商突從
宗者下

中所憂者。韓遂馬超耳。軍中謠言未辨虛實。不可不防。誰可代吾一
往言未畢。徐庶進曰。自蒙丞相受錄。重用。恨無寸功。報効。請得三千
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
公去。吾不憂矣。三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
命臧霸為先鋒。星夜往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
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後有詩曰。

曹操征西日。日憂馬超韓遂起。戈矛鳳雛一語教。徐庶正似遊魚
脫鈞鉤。

曹操得徐庶去了。心中稍安。操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
大紅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傍皆列水寨。岸上埋伏弓弩手。
張普操居于上。此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
靜浪。操令置酒設樂于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

晴明
向晚

然自
不知
然自
不知

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舟之上。左右侍
者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何止數百人。命文武等官各依階位而坐。
操指南屏山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
林。四顧空濶。心中暗喜。操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凶去害。普
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吾得此江南富饒之地。可
以富國強兵。今手下有百萬雄師。更有諸公用命効力。何不可成功
業耶。敗服江南之後。則無事矣。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吾不忘
今日之言。諸公幸留意焉。文武皆起而稱謝曰。願得早和凱歌。終身
皆賴主公之福。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
周瑜魯肅不識天時。幸有歸順之人。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荀
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漏泄。操大笑曰。吾觀座上諸公。近侍左右。皆孤
心腹之人也。言之何害。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

只二喬
得意足
如何不
敗

絕妙好
詩

窺後見
真

搖撼吾泰山之重也。顧與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必有所喜。昔日喬公與吾至契，托一女，欲令侍吾。吾視之，皆有國色。不料被孫策周瑜之所娶。吾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可娶二喬置之臺上，以足吾願。言說大笑。故唐人杜牧之有詩曰：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時曹操大笑不止。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曰：鴉見月鳴，將謂曉矣。故離樹而鳴也。操又笑不止。此時酒醒，教取槩立于船頭之上，取酒奠于江中，滿飲三爵。橫槩與諸將曰：吾持此槩，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況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沈吟和之。歌曰：

但為君
沈吟至今
見乎詞
夫
明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歌詞妻
不果是
不利

歌罷眾和之。忽見坐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也，姓劉名馥，字元穎。本人起自合肥，創立州治，眾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深溝高壘，堅甲利兵，積盈倉之粟，作草店數千椽，貯魚膏數百斛，為守戰之具。久事曹公，多立功績。馥曰：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也？操曰：何為不利？馥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之言也。操大怒，汝安敢敗吾興也。手起一槩，刺死劉馥。遂乃罷

覆死可
令

老成大

宴次日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田里。操泣曰。吾辭昨夜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請送靈柩。即日而回。水軍都督毛玠請曹操召水軍擺布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請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搭配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定。並宜遵守隊伍。聽候進發。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軍後軍皂旗。呂虔。水軍左軍青旗。文聘。水軍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馬步後軍皂旗。李典。馬步左軍青旗。樂進。馬步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督。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二員。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候隊伍。曹操令水軍寨中發捕二通令。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于三江水面乘駕。是夜西北風驟起。

各船搖而動。搖動出門。拽起風帆。衝浪激波。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揚旌施勇。刺鎗使刀。曹操觀之。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法。前後左右。軍皆試船。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于將臺上。觀看調練已畢。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寨有二十四門。各用戰艦。艨艟。週圍護遶。操賞軍勞將。與諸謀士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風雜之妙計耶。果然渡江如履平地之穩。吾到南岸。人馬可一擁而上。程昱進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且提防火攻。難以迴避。操大笑曰。程仲德雖然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用兵之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未知丞相之見。請問如何。是不知用兵之法。操曰。夫為大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理。然後以法用兵。多筭勝。少筭不勝。何況無筭乎。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向嘗有東風南風。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風力以發之。彼如用火。是燒自

言大
是但云
大時備
不可為
方為

燒自

卷之六

已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隄備耶。諸將皆頓首拜伏曰：丞相智畧包羅天地，豈等閑之可及哉。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班部中二將挺身而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艇二十隻，直至北江口，見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操視之，乃袁紹部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得其便。江內之兵，生於長江，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即當軍法。操曰：戰船盡以連鎖，惟有小舟，每隻舟上可容二十人，恐其未便。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為奇。可望付小舟二十餘隻，其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艇，到于江南，建為之勢，又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

應汝回

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皆出寨門，分布水面上。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早到哨艇二十隻，穿寨而出，遙望江面進發。却說南岸隔夜聽得鼓聲喧震，已報入中軍。遙望曹操訓練水軍，周瑜往山頂觀之，操已收盡。次日忽聞鼓震，使人急上高望之，早見小艇冲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聽得，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瑜喜，教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艇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性，飛掉小艇而來。韓當獨披掩心手執長鎗，立于船頭，焦觸、張南先到，急教軍士亂射之。正與韓當船頭相抵，當用牌遮隔。焦觸、張南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其船急回。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于船頭交鋒。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

此平三

卷之六

四

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于水中。亂殺駕舟軍士。韓當船齊到。十隻船盡皆趕敗。走船于半江之中。與文聘船相迎。兩邊擺定。船隻厮殺。却說周瑜立于山頂。與謀士遙望江北水面。見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凌江。孫瑜。文聘與韓當。周泰盡力而戰。文聘抵敵不住而走。韓當急催船趕。周瑜恐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展。令眾鳴金。周韓揮棹而回。文聘回報。焦觸張高已被南將所殺。操亦怏快不已。收軍回寨。周瑜于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觀之。顧謂謀士曰。江北船隻如若葦之密。兼操乃智謀之將。何計以破之。眾未及對。忽然見操軍寨中一風吹折中央黃旗。隨入江中。瑜大笑曰。未及破曹先有警報也。操軍見中央旗折。各有驚恐之意。操下令曰。賊寨若斬出是軍心方定。周瑜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下觀江水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於舟上。周瑜

臉上偷移。想起一事。上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無血。諸將大驚。急救起。不省人事。扶持下山。歸到帳中。不知性命如何。

總評

阿瞞橫槊賦詩。兼他許多志得意滿之語。自當取敗。正所謂動乎四體也。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八



所
圖
書
局
藏
書

卷八

四

